

〈紙船印象〉的教學思考

徐國能·陳室如

100.10.13 臺灣師大國文系

一 引言：最早的一件衣裳--童年回憶

音樂(1)：胡德夫〈太平洋的風〉

最早的一件衣裳 最早的一片呼喚
最早的一個故鄉 最早的一件往事
是太平洋的風徐徐吹來 吹過所有的全部
裸裡赤子 呱呱落地的披風
絲絲若息 油油然的生機
吹過了多少人的臉頰 才吹上了我的
太平洋的風一直在吹
最早世界的感覺，最早感覺的世界
舞影婆娑 在遼闊無際的海洋
攀落滑動 在千古的峰臺和平野
吹上山吹落山 吹進了美麗的山谷
太平洋的風一直在吹
最早母親的感覺，最早的一份覺醒
吹動無數的孤兒船帆 領過寧靜的港灣
穿梭著美麗的海峽上 吹上延綿無窮的海岸
吹著你 吹著我 吹生命草原的歌啊
太平洋的風一直在吹
最早和平的感覺，最早感覺的和平
吹散迷漫的帝國霸氣 吹生出壯麗的椰子國度
漂夾著南島的氣息 那是自然 尊貴 而豐盛
吹落斑斑的帝國旗幟 吹生出我們的檳榔樹葉
飄夾著芬芳的玉蘭花香 吹進了我們的村莊
飄夾著芬芳的玉蘭花香 吹進了我們的村莊
吹開我最愛的窗
當太平洋的風徐徐吹來 吹過真正的太平
當太平洋的風徐徐吹來 吹過真正的太平
最早的一片感覺，最早的一片世界

電影(1)：兒時的點點滴滴

延伸閱讀：

一陣搖晃，漸聞櫓聲乃，碧波像大匹軟緞，蕩漾舒展，船頭的水聲，船梢搖櫓者的斷續語聲，顯得異樣地寧適。我不願進艙去，獨自靠前舷而坐。夜間是下過大雨，還聽到雷聲。兩岸山色蒼翠，水裏的倒影鮮活閃爍，迎面的風又暖又涼，母親為什麼不來。

河面漸寬，山也平下來了，我想把碗洗一洗。

人多船身吃水深，俯舷即就水面，用碗舀了河水順手潑去，陽光照得水沫晶亮如珠……我站起來，可以潑得遠些——一脫手，碗飛掉了！

那碗在急旋中平平著水，像一片斷梗的小荷葉，浮著，余著，向船後漸遠漸遠……

望著望不見的東西——醒不過來了。

對母親怎說……那船夫。

母親出艙來，端著一碟印糕艾餃。我告訴了她。

「有人會撈得的，就是沉了，將來有人會撈起來的。只要不碎就好——吃吧，不要想了，吃完了進艙來喝熱茶……這種事以後多著呢。」

最後一句很輕，什麼意思？

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可怕的預言，我的一生中，確實多的是這種事，比越窯的，珍貴百倍千倍萬倍的物和人，都已一一脫手而去，有的甚至是碎了的。

那時，那浮余的，隨之而去的是我的童年。
(節錄 木心〈童年隨之而去〉)

■ 問題與討論：我們為何要追問童年？

二 散文的發展及類型

(一) 好的散文有何特質

1. 靜觀中的雋永發現

「餵」是一個偉大的字。「餵」是一把銀色的小調羹，裝著一小口生命的食糧。「餵」是一隻仁慈的手，曾經拿劍，曾經拿筆，但是在拿著

小銀調羹的時候，它發出聖潔的光輝。「餵」是一顆充滿愛的心，它在忍受「愛的折磨」的時候，有一種令人崇拜讚頌的無窮的耐性。

一個小孩子在享受「餵」的時候，他是在享受上一代的愛。他會用種種想得出來的方法，盡量把這個「人生階段」拖長。如果可能的話，每個小孩子都希望能被大人餵到老。

「餵」的內容太豐富了。它包括人間一切的愛和溫暖。

夕陽裡，大門口，小孫子坐在臺階，爺爺坐在矮凳上，一碗飯，一把小銀調羹，一老一小在那裡「餵」。這就是使人動心的「人間」。

有許多爺爺，許多父親，從來沒有「餵」過。這是一種很大的遺憾。只拿過劍，從來沒拿過小銀調羹的手，不會是一隻真正偉大的手。只拿過筆，從來沒拿過小銀調羹的手，不會是一隻真正不朽的手。比較起來，我的手是幸運的，因為它三次握過小銀調羹。跟朋友握手的時候，我希望我握的也是一隻拿過小銀調羹的手。我用我的手祝福朋友的手。（摘錄《小太陽·餵》）

2. 文字意象的細密詩意

我在台北。二十世紀末，十二月的潮濕傍晚。四十歲，不惑抑或不動心？故而成熟而謹言慎行，不放錯一個腳步，人際關係只求去蕪存菁？故而成熟而勇於做錯——如果必要，並承受一切因果？不再夢想築屋於海之濱，數風晨月夕，另毋寧冥想於塵囂瀟灑中。不再試裁新衣，毋寧著一勤於洗濯之舊裳而備感舒適自由。四十歲，漸可看見尚未發生的發生，體會尚未死亡的死亡。若失活水，反可鑑於止水。四十歲喜生活規律，故能日日登同一舊階，填一般表格仍深迷不悟。

因雨，台北街車如長龍沿街畫去。塞車如罐頭食品，已以一種文化著稱。俗物亦可成為雅事，人亦學會如何在煙迷破碎的都市裡，找尋自己心靈的叢林，如何捨康莊大道不行，擇崎嶇小徑匍匐，幻想最幽微的探險。台北憂鬱如網。快樂使你自信，憂愁使你仁

慈。雨中獨駛，恰如獨自與獨奏，其切磋之雅，晶圓有如珍珠。現代生活，何以如此之博？又如此之約？車窗緊閉，髮茨聞仍有雨味。僅僅幾碼路之行駛，收音機便告知你幾千萬里路外之事。柴契爾夫人，其光輝如珍珠，而今珠墜樓空。菲律賓廣播電台左耳是聖樂與詩歌詠讚聲，右耳是叛亂與槍擊掠奪聲，有人喃喃：「上帝，如果我忘記你，你可別忘記我。」（曾麗華〈一滴清淚〉）

(二) 臺灣散文發展與洪醒夫

電影(2)：〈嫁妝一牛車〉鄉土片段

在那個時代，幼稚而好奇，空間所賦與我的似乎只是巍峨和浩瀚，山是堅強的守護神，海是幻想的起點，從那綿綿不斷捲來的白浪和泡沫開始，稍遠處已經可以想像當然存在一種洶湧的深邃，底下是陰寒黑暗的，有礁石，海草和游魚……但這些都只能在我的幻想裡搖曳晃動，我相信它應當就是這樣的，可是我從來不曾幻想說不定哪一天我也可以嘗試做一名潛水夫。我從來沒有想倒過這些。我偶然放縱自己去勾劃海底的景色，但我更熱中為自己創造一個遙遠的海面，在我們眼睛所不能企及的地方，水平線之外，不知道為什麼忽然大氣鼓盪，撞擊，產生一種恁誰都不能抗拒不能抵擋的狂風暴雨……

（楊牧：《山風海雨·戰火在天外燃燒》）

巷像狹隘人間，一橫無計畫的秩序，一系列親切的簡陋。

簡陋裡不少人生長，勞碌，死後才被抬出；簡陋裡展開了我的童稚世界。

那世界陽光雖破爛，我們卻覺溫暖；巷小到大家都相識，從不互爭。巷雖窄到連撒尿也有回聲，倒有近三百年的歷史了；但小孩可不稀罕什麼過去，就喜歡在現在跑跳，仿佛我們也有運動場遊藝所，可玩的多了。我們

甚至一同養只烏龜來欺負，看它辛苦走到弄口，不敢上街又沿巷走回。巷也是畫廊，我們亂畫亂欣賞；大人看不懂才塗掉。大人一大早就上街賺錢了，晚上回家才找我們麻煩……

可是我總仿佛看到一個堅強的少年跑著，他父親叫著“你要跑去佢位？巷仔內你還能跑去佢位？”

我緩緩走出小巷，又到路上。

路，很長。（許達然：《土·想巷》）

三 〈紙船印象〉的寫作思考

音樂：德布西〈棕色頭髮的女孩〉

(Debussy：Girl With The Flaxen Hair)

(一) 從文學閱讀到寫作

只是因為朱西甯和七等生幾篇令人困惑的短篇小說，少年的他闖進一個巨大的文學宮殿，但也無端捲進一場與「理解」的搏鬥。那是六〇年代的舊事，一個鄉下小孩在他資訊封閉的世界裏，要如何才能知道文學史上有過「現代主義運動」這回事？就像和天使摔角一樣，他必須使盡吃奶的力氣，不斷轉變可能的認識基礎、反覆咀嚼，才有那麼一點點可憐的想像。他會在多次的思索之後，傍晚獨自坐在空無一人的操場角落，下決心一樣，告訴自己說：「那一定是這個意思。」

但沒有人能告訴他那究竟是不是對的。儘管這些從雜誌裏新傳遞而來的「文學」，令他困惑並且深深著迷，他卻還是不能明白它們的意義和「應用」。譬如他就不可能在作文課裏把這些新讀來的內容應用在寫作之中，他還是比較熟練利用別的地方得來的知識。他手上就有一本書，是某次作文比賽獲得的獎品，書名叫做《人生的座右銘》，那是道聲出版社出版的勵志書，裏面充斥著各式各樣名人的格言名句。這些句子並不難懂，在作文課裏就非常好用，好像做菜時的味精一

樣，任何作文題目只要灑上一兩句名人精練的雋語加以調味，分數立刻會高出好多。

但也有一些例外，即使是這些片段而支離的名人格言，有時候也會讓這位鄉下少年陷入苦思，不知道如何來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像他有一次，就在書中讀到一句從哥倫布《航海日記》裏摘來的話：「今天我們繼續航行，方向西南西。」因為句中缺乏某種常見的道德指示，也沒有看到它明顯地解釋了世界上的某一件事，使得這位少年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它為什麼和其他意思豐富的名句會放在一起。但讀著讀著，他依稀感覺句子裏有一種決心、有一種悲涼，又有一種大海中茫茫不知所以的卑微宿命，讓他對自己的人生與未來也同時感到奮起又感到哀傷，好像在無邊星空下的大海漂流的就是自己。

但「理解」本身是多麼神祕的一件事。你本來不能「理解」的書本與內容，竟然看著看著、想著想著，有一天突然就懂了，而且以後就永遠懂了。你似乎是能夠「超越」自己的，更能與過去的自己決然「斷裂」「懂」與「不懂」好像是天壤之別，但又只是一線之隔，前後同，一個的你好像已經是不同的人了。（詹宏志〈文學門縫〉）

(二) 紙船印象的寫作啟示

1. 題材就在你身邊：小中見大的印象系列
2. 情感是永恆的主題：親情寫作的內涵—兼論〈含笑〉、〈縫紉機〉
3. 啟示性--超越事件的寫作：學會體諒

四 典範作品的教學困境

(一) 經典文學的概念

(二) 臺灣的經典迷惑與教學

五 文學的「經驗」之外

(一) 為什麼讀文學

北宋有一幅《校書圖》，畫一個學者一手持紙卷，一手拿著個小物件——看不清楚是簪子還是文具——在搔頭髮，仿佛躊躇不決。下首有個僮兒托盤送茶來。背景是包公案施公案插圖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員背後的兩折大屏風，上有朝服下緣的海濤圖案。看上去他環境優裕。他校的書也許我們也不怎麼想看。但是有點出人意表地，他赤著腳，地下兩只鞋一正一反，顯然是兩腳互相搓抹著褪下來的，立刻使我想起南台灣兩個老人脫了鞋坐在矮石牆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笑。作為圖畫，這張畫沒有什麼特色，脫鞋這小動作的意趣是文藝性的，極簡單扼要地顯示文藝的功用之一：(文學)讓我們能接近(除了文學)否則無法接近的人。(張愛玲·惘然記)

(二) 從經驗到寫作

詩人是兩重觀察者。他底視線一方面要內傾，一方面又要外向。對內的省察愈深微，對外的認識也愈透澈。正如風底方向和動靜全靠草木搖動或雲浪起伏才顯露，心靈底活動也得受形於外物才能啟示和完成自己：最幽玄最縹緲的靈境要借最鮮明最具體的意象表現出來。(梁宗岱·談詩)

(三) 閱讀的經驗對照及寫作激發

有時候我會收到未來想以寫文章為業的年輕人提出的問題：「寫文章要如何學習？」雖然我覺得問我也沒有用，不過總之有這麼回事。

寫文章的祕訣在於不寫文章——這麼說可能也很難理解吧，總之就是「不要寫過多」。

文章這東西，當你想「來寫吧」的時候，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寫得出來。首先必須要有

「寫什麼」的內容，必須要有「怎麼寫法」的所謂風格。

不過如果問起，年輕時候能發現自己適合寫什麼內容，該用什麼風格嗎？

如果不是天才恐怕很難。所以只好從什麼地方借個既成的內容和風格來，想辦法變通過去。

因為是既成的東西，別人也比較容易接受，所以周圍的人會覺得你很高明「哦，不錯嘛」這樣稱讚你。本人也感覺不壞。希望人家繼續讚美——我看過好幾個因為這樣而變不行的人。確實文章這東西只要寫的量多的話，就會漸漸順手，不過如果自己心中沒有確實的方向感的話，「順手」多半只能以「手巧」結束。

那麼這方向感，要怎麼學到呢？

這和所謂文章是兩碼子事，總之只能先好好地生活下去。

至於要怎麼樣寫法，也和怎麼樣生活大致相同。比方如何向女孩子開口示愛，怎麼吵架，到壽司店去吃什麼，之類的。

這些事情一一做做看，然後發覺：「什麼嘛，這樣的話就不必一一去寫什麼文章了」，能夠這樣想的話，是最快樂不過了。如果覺得「雖然如此，還是想寫」的話——不管寫得好不好，順不順——已經可以寫出屬於自己的好文章了。(村上春樹·文章的寫法)

六 結語：向教育致敬

1. 文學能帶給孩子什麼？
2. 如何帶領程度不同的孩子進入文學，喜愛文學？
3. 理想的國文科教材的內涵應該是什麼？

有個孩子向前走 (美) 惠特曼(1819-1892)

有個孩子向前走，

當他看到什麼，他就變成什麼，

某天或某個剎那，都成為他的一部分，

這樣年復一年。

初開的丁香成為這個孩子的一部分，
草葉與紅白的牽牛花、三葉草，鶉鳥的歌聲，
三月的羔羊、母豬窩裡粉紅色的小豬，母馬的駒子，
母牛的黃犢，
還有穀倉前或者池塘邊啁啾的鳥雛，
那些地浮游在水中的魚，和那美麗而神奇的液體，
優雅的水生植物——這些都變為他的一部分。

四月、五月田野裏的新苗變成了他的一部分，
冬穀和淺黃色的玉米芽，園子裡菜蔬與根莖，
花開的蘋果樹和後來的果實，木漿果和野草，
醉倒在小旅館外踉蹌而歸的老漢，
走過這裏到學校去的女教師，相親相愛的哥兒們
和爭鬥吵鬧的小鬼，
整潔細緻的女孩，赤腳的黑人娃娃，
每一個他去過的城市、鄉村，一切的變遷都成為他。

父親母親，那個叫爸爸的男人和在生育他的女人，
他們從自己身上給予這孩子的還不止於此，
每天，他們給了他一些什麼，使自己成了他的一部分。

母親寧馨地把一盤盤的菜端到餐桌上，
她言語溫柔，穿戴整潔，身上散發出健康的芳香，
父親強壯，自負，魁偉；吝嗇，愛發脾氣，不公正，
暴力傾向，高談闊論，佔小便宜，心機深沉，
家裡的作息，話談，交往，傢俱，和那熱情，
那無法否認的慈愛，那真實感，那惟恐幻滅的憂慮，
那白天黑夜的懷疑，那不知一切是否真實存在的擔憂
或者一切僅是斑點和閃光
大街上熙熙攘攘的男女，難道不是閃光和斑點嗎？
大街本身和樓房的門面，櫥窗裏的貨樣，
車馬雜沓，貨物堆滿鋪著厚木板的碼頭，
日落時隱約閃現的遠方的村落，蜿蜒的河流，
陰影，光暈和霧靄，落在遠處白色或棕色屋頂與山牆
上的夕照，
近處慵懶順流的帆船，緩緩拖在後面的小舟，
紛紛翻滾的波濤，在激揚中立即碎裂的浪峰，
層層迭迭的彩雲，紫霞一帶孤寂的沙洲

它靜靜地橫臥那片澄淨蒼冥，
地平線的邊緣，飛繞的海鷗，鹽沼和海岸泥土的馥鬱，
這一切的一切都成為那個孩子的一部分。
一個孩子向前走，日復一日，他正在路上向前走，
日復一日……

{附錄}

在龍眼樹上哭泣的小孩 黃春明

過去四季的各類蔬果，以及海產的魚蝦
貝類，分別在菜市場出現的時候，人們就知道當下的季節和月分。比如說，當人們看到鳳梨和龍眼的盛產時，他們都知道，時值農曆的七月鬼節。七月普渡的供桌上，除了三牲酒禮，還有糕餅鮮花青果；其中一定有鳳梨（旺萊）和龍眼，並且數量很多，因為供品裡面鳳梨和龍眼算是最便宜的了。在閩南的諺語裡面，有這樣的一句：「旺萊龍眼，排排一桌頂。」將鳳梨和龍眼堆排在桌上，那一定是在拜七月好兄弟才如此，平時不可能買很多水果排放在桌上。

我們的記憶，都寄放在許多的人、事、物上，並且每個人寄放記憶的人、事、物，各自不同。我個人對龍眼就有兩件深刻的記憶。

七歲那一年，隨阿公到了他的友人家，他們一見面，熱絡地把小孩子忘在一邊，當我表示無聊吵著要回家時，那位叫叔公的，他抱著歉意說：「啊！我忘了，我帶你到後院，後院的龍眼生得累累。」他問我會不會爬樹，阿公在旁說：「這孩子像猴子一樣，他常常在帝爺廟前的大榕樹，爬起爬落像搬馬戲。」他們把我留在樹上，又到屋裡喝茶聊天，我看到樹上累累的龍眼，高興得不得了，一上樹，馬上就摘一把龍眼吃。當然，這一把吃完還可以再摘。

他們老朋友談話聊天聊到差不多了，阿公他們到後院來帶我回家。他們驚訝地看到我抱著龍眼的樹幹在哭。他們不約而同的問

我：「你為什麼哭？」我望著仍然結實纍纍的龍眼樹，哭著說：

「龍眼那麼多，我吃不完……」

我的話不但讓兩個老人笑歪了腰，後來我長大了，想到了總是不忘記再嘲笑我一番。還有一件有關龍眼的記憶。

那是小學四年級了，有一位代課的女老師，要我們畫圖，畫「我的母親」。當每一位同學都埋頭畫他們的媽媽時，我還愣在那裡不知怎麼好。老師責問我為什麼還不畫，我很小聲的說：「我母親死了。」老師突然客氣起來，她很同情我的問：「你媽媽什麼時候死的？」我只知道一年級的時候，不知是哪一天。我更小聲的說：「我忘記了，我不知道。」「不知道？」她小聲而急切的問我。這下我真的愣住了。老師再問我一次，我還是答不上來。她急了：「什麼？媽媽哪一天死都不知道，你已經四年級了呢！」同學們的注意力都被老師的話吸過來了。老師看到同學都在看我們時，老師就叫我站起來。她大聲的說：「各位同學，黃XX說不知媽媽是哪一天死的！」許多同學不知道是討好老師呢？或是怎麼的，他們竟然哄堂笑起來。「有這樣的孩子？媽媽哪一天死的都不知道。你的生日知道不知道？」我想我不能再沉默了，「我知道。」老師用很奇怪的聲音吊了一下嗓子說：「嘿——有這樣的學生？媽媽哪一天死了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的生日。」同學笑得更厲害，我羞死了，我想我真不應該，我想我犯了大錯了，有多大，我不知道，我難堪之餘急出答案了來。我說：「老師，我知道了。」

「哪一天？」

「龍眼很多的那一天。」

老師驚叫：「什麼龍眼很多那一天？」

同學們的笑聲，差些把教室的屋頂掀了。

那一節課老師就讓我直站在那裡沒理我，我想起媽媽死的那一天的經過，它歷歷如畫的畫面，就像電影一樣，在腦子裡重翻一遍。

媽媽彌留那一天，家裡來了很多人，平

時都很少見過他們，據說都是我們的親戚。阿嬤裡裡外外忙著，中午已過多時，我和弟弟因為還沒吃，所以向阿嬤叫肚子餓。阿嬤嚴厲的罵我說：「你瞎了，你母親快死了，你還叫肚子餓。」我們小孩當然不知道母親快死了就不能叫肚子餓，不過看阿嬤那麼生氣，我們只好不再叫餓。我和弟弟各拿一個空罐準備到外頭去撿龍眼核玩。我們外頭被衛生單位潑撒了濃濃的消毒藥水，還圍了一圈草繩，因為媽媽感染了霍亂。我們撩開草繩就鑽出外頭了。我們沿路撿路人吃龍眼隨地吐出來的龍眼核，撿到帝爺廟的榕樹下，有一群老人圍在那裡聊天，其中有人在吃龍眼。我和弟弟就跟人擠在一起，為的是等吃龍眼的人吐出龍眼核。就這樣過了一陣子，阿公急急忙忙走過來了。這裡的老人都認識阿公，也知道他的媳婦病危，有人問他說：「允成，你媳婦現在怎麼樣了？」他沒有直接回答老朋友的問話，他只對我們兩小孩說：「你母親都快死了，你們跑來這裡幹什麼！」說完拉著弟弟就走，我隨後頭，只知道媽媽快死了，但是一點也不懂得難過。

當阿公帶我們回到家門口時，暗暗的屋裡看不到人影，但異口同聲的一句話，從裡頭轟出來，他們說：「啊！回來了！」

進到裡面，弟弟被推到母親的身邊，媽媽有氣無力的交代他要乖，要聽話。弟弟被拉開之後輪到我靠媽媽的時候，我還沒等媽媽開口，我就把撿了半罐的龍眼核亮給媽媽看，我說：「媽媽你看，我撿了這麼多的龍眼核哪。」我的話一說完，圍在旁邊的大人，特別是女人，他們都哭起來了，我也被感染，也被嚇了，沒一下子，媽媽就死了。哪知道「媽媽你看，我撿了這麼多的龍眼核哪」這一句話竟然是我和母親話別的話。

長大之後，看到龍眼開花的時候，我就想，快到了；當有人挑龍眼出來賣，有人吃著龍眼吐龍眼核的時候，我就告訴我自己說：「媽媽就是這一天死的。」

【2010/08/31 聯合報】